

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

上海古籍出版社

昌黎先生文集

三

顧廷龍題



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

上海古籍出版社

昌黎先生文集

顧廷龍題



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書序

門人李

漢編

與鄭相公書

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辭旨惻惻憂慮深遠竊有以見大人君子篤於仁愛終始不倦伏讀感歎不知所喻舊與孟往還數人昨已共致百千已來尋已至東都計供葬事外尚有餘資今裴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爲遺孀永久之賴孟氏兄弟在江東未至先與相識亦甚循善所慮才幹不足任事鄭氏兄弟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可依仗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比持服在東都今已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已前後人所與及裴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營致生

業必能不失利宜候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靜守
無大闕敗伏惟不至遠憂續具一一諮報不宣愈再拜

與袁相公書

伏聞賓位尚有闕員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怕不自知愚
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孝友
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諸弟皆優贍有
餘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飢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
窮究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
本又善爲文章詞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爲徒不顧世俗
輕重通微曉事可與晤語又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如
儒生文士止有偏長退勇守專未爲宰物者所識年近
五十遑遑勉勉思有所試閣下儻引而致之密加識察

有少不如所言愈爲欺罔大君子便宜得棄絕之罪於門下誠不忍竒寶橫棄道側而閣下篋櫝尚少有闕不滿之處猶足更容輒冒言之退增汗懾謹狀

與鄂州柳中丞書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磨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跽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

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戎臣師豈常習於威
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
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眾會集之中所以
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為人之司命者不在
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
之徒之心而果為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愈再拜

又一首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
之地蛟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
手坐之堂上奉以為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
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
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為之騷然丞相

公卿士大夫勞於圖國一作議握兵之將熊羆猛虎之士
畏懦蹶躅莫肯杖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閭下奮然率先
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
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
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閉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
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為閭下真能引孤軍單進
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
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
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夫一衆
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閭下
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
家故所失地旬歲一作可坐而得况此小寇安足置齒

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
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
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
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
有功若召占一作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
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
召募數千閣下以為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
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愈再拜

答魏博田僕射書

季冬極寒伏惟僕射尊體動止萬福即日愈蒙免蒙恩
改職事不任感懼使至奉十一月十三日示問欣慰殊
深贊善十一郎行已附狀伏計尋上達愈雖未獲拜識

嘗承僕射眷私猥辱薦聞待之上介事雖不允受賜實
多頃者又蒙不以文字鄙薄令譔廟碑見遇殊常荷德
尤切安有書問稍簡遂敢自踈比所與楊書記書蓋緣
久闕附狀求因間粗述下情忽奉累紙示問辭意重疊
捧讀再三但增慙悚僕射公忠賢德為內外所宗位望
益尊謙巽滋其謬承知遇欣荷實深伏望照察限以守
官拜奉末由無任馳戀謹因使廻奉狀不宣謹狀

與華州李尚書

比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乍離闕庭伏計倍增戀慕愈
於久故游從之中伏蒙恩獎知待最深最厚無有比一作
者懦弱昏塞不能奮勵出奇少答所遇拜辭之後切念
旬朔不即獲待言笑東望殞涕有兒女子之感獨宿直

舍無可告語展轉歔歔不能自禁華州雖實百郡之首
重於藩維然閣下居之則為所失愚以為苟慮有所及
宜密以上聞不宜以踈外自待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挂
時事務為崇深以拒止嫉妬之口親近藥物方書動作
步超以致和宣滯為國自愛副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
甚謹奉狀不宣愈再拜

尹不臺參答友人書

所示情眷之至不勝悚荷臺參實奏云容桂觀察使
帶中丞尚不臺參京尹郡國之首所管神州赤縣官帶
大夫豈得却不如事須臺參聖恩以為然便令宣與
李紳不用臺參亦是何典故赤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
何況京尹人見近事習耳目所熟稍殊異即怪之其於

道理有何所傷聖君使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
停推巡緣府中褊迫是實若別差人即是妄說豈有此
事小人言不可信類如此耳客多自修報狀不得伏惟
照察

送陸歙州詩序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歙州
朝廷夙夜之賢都邑游居之良齎咨涕洟咸以爲不當
去歙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
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為富州
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
如是而齎咨涕洟以爲不當去者陸君之道行乎朝廷
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先一州而後天

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陸君之去兮誰與翱翔歛此大惠兮施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為留我作此詩歌于遠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詞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

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愆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揚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脊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

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
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
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施以肆其爲言也
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
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
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
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
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
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
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
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
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送許郢州序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頓有累數百言其大要也頓言
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問一作流後進
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
有矜乎位雖怕相求而喜喜無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
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
不世出有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
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己任者乎愈雖不敢
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怕矜而誦之情已至而
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
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
史者怕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為觀察使者怕急於

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歛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歛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送竇從事序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

一作粵

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

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
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今之所加無異於遠
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瀕海之饒
固加於初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皇帝臨一有御字
天下二十有二年詔工部侍郎趙植為廣州刺史盡牧
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
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二十有八
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
從事之答於知我一作已不憚行之一作於遠也又樂貽周
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
平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